

底色
汤青
摄

田头那些树

吴全礼

少时,村里田间地头渠畔绿树成荫,穿村而过的土路两旁,粗粗细细高高低低的柳树不断,延展成连绵的绿樟。门口那株高高的柳树上,常年居住的两窝喜鹊,和睦相处之余,总会为一些琐事吵闹不休。扔上一块土坷垃,它们便会知趣地各自纷飞,结束了无生趣的争吵。

身穿白点黑服的天牛,不知从何处纷杀而来,一棵棵成材的柳树白杨,被它们钳子一样的口器,一点点啃噬成了只能用来烧火的柴禾。村后荒野地里,那些枯了心的老柳树,拼着斑驳皴裂的厚实外皮,顶出满头的毛柳子,硬是活出了一副枯木逢春的精神头儿,却也难抵天牛无树不吃的疯狂,终究倒伏于地,渐成毫无生命迹象的枯木,被无知孩童点燃成一缕不绝的烟雾,在旷野飘荡出任人宰割的无奈。乡村散落的房屋和弯曲的土路,一下子被脱去了衣服似的裸露在大太阳地里,远远近近的村庄失去了梦幻般的色彩,妖魔似的黄沙遮天蔽地席卷而来。

第一次历经沙尘暴,是在清明前家家费劲劳力起垄点种覆盖完地膜,刚刚直起的腰背酸痛还未退去,只见从西边山上汹涌而来如洪水的沙尘,瞬时遮蔽了正午的太阳犹如黑夜降临。只有在神话剧情里看到的情景,现实版上演到了眼前,再不相信也无法说服自己了。村里大大小小的人拎着锹铲奔向覆盖地膜的田地,拼尽力气用土掩埋被风扯起的地膜。怎奈狂风裹挟着沙尘如同混凝土里捆绑了钢筋的支撑,转眼将白花花的地膜卷裹而去。体质瘦弱的农人跌爬进田边干涸的水沟里,以防被强劲的风沙暴掠去。天出异象,吓得村人恐遭大难。防风树木因天牛泛滥砍伐殆尽,为沙尘暴铺平了肆虐的路途,毫不费力地将地膜撕扯而去。从未谋面的陌生沙尘,究竟从何而来?无人追问来源与根源,只叹天灾难违。

前些年,所有的沟渠两侧大量植树,完全不顾及树木对庄稼的影响。支渠两侧专门劈出三米宽的庄稼地,密植三排树木。速生杨树、抗虫害的槐树,在村庄四处林立阵势浩大,责任到户,包植包活,严格检查。牛羊进圈,沟渠蓄草保墒,抽枝散叶的树木在两个春夏之后,改变了单调枯燥的村容村貌。

肆虐的沙尘天气,随着树木的日日夜夜,不再频繁光临。

植在田头的树木借助地力,疯狂生长。临近的庄稼争不过树木根系的粗壮发达,玉米植株低矮不结穗,麦子秸秆瘦弱穗子短小,还未到收割季节便早早枯死。歉收的庄稼无处找补,那些树木又无远期的经济价值可期待,大胆的人家开始在黑夜里拔砍树木。监管的部门眼见树木成林,不再时常下地查看,种在田头的树木由稠变稀,由稀向无发展。成排见行的树木,渐成交错犬齿,拔除树木的田地恢复了原有的状态。残留不多的树木,大多不是根部被火焚烧,就是刀砍斧劈歪斜着身子苟延残喘。哪怕清理出巴掌大的一片地,也会精心耕耘后点上豆类。

小弟家的田头三排树木,尤其是靠近庄稼地的那排速生杨树,几年间已经高大出非常气派的阵势。腰粗的树干生出不可侵犯的气势,散开的枝叶交叉拥挤出一道绿色的墙壁。母亲偶尔来到地头,看着那些占了庄稼地的树木,总会愤愤怨小弟不像别人那样砍掉树木,痛惜那些原本该长粮食的土地,却被不能吃喝的树木占了。母亲眼看着粗壮的树木无可奈何,还有些力气时,也曾任幼小的树木行间里,种过豆类,多少有些收获填补心里的缺憾。树木间的杂草彻底改变了原本地貌,眼看着靠近树木的那些低矮无力明显歉收的庄稼,只能摇头叹息。

穿村而过的土路早已变身为平展的柏油路,夹路的树木再次成荫,规划齐整有序的房屋,排列在路的两侧。村庄掩映在树木的怀抱里,没有了少时的那种随意生长的野性,失去蛙声的沟渠里,在夜幕四起时,高低起伏的蛙声又开始唱起。无人关注很少光临的沙尘暴,不再有遮天蔽日的气势。拔除树木的那片庄稼地,有的再次被野草侵占,倒伏的树木依旧在春天来临时,绿成该有的样子。干枯的树根四周,再次有嫩枝抽出。鸡犬不闻的村庄,树木枝杈间的喜鹊窝多了起来,七八只喜鹊在黄昏的一条电线上,聚会一般吵闹蹦蹦跳跳。

记忆中的村庄,始终离不开这些消长不断的树,村里那些离世的老人总会和某棵树扯在一起,种植或砍伐,与生死之间又有何区别?

倚熏笼

张秀云

在上海博物馆里,曾见过一幅《斜倚熏笼图》,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作品。画面上,一个盖着锦被的少妇慵懒地伏在熏笼上,抬头逗弄架上的鸚鵡,侍女在一旁带着个孩童玩耍。那熏笼貌似竹篾编织的,半圆形,下面罩着一个炭盆,炭盆里应该有红红的暗火,还有袅袅的香气吧。历来,熏笼的作用,一个是取暖,另外一个就是熏香,富贵人家常常两用兼备,“藕丝衫子柳花裙,空著沉香慢火熏”,古代千金小姐连手帕子都熏得喷香,书生拾了那香罗帕揣在怀里,天天拿出来闻香思人,由此就要引发一段香艳的故事,这是戏文里常常出现的情节。

熏笼都是镂空的,好让热气和香气往外散发,有竹木制,也有金石制,工艺上可简可繁,可镶金可描银,是显贵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,晋人著的《东宫旧事》里记载:“太子纳妃有熏衣笼,当亦秦汉制。”秦汉是何制呢?列得很详细:“漆画手巾熏笼二,条被熏笼三……”可见,秦汉时期就在使用熏笼了,也可见,大户人家的熏笼都是有明确分工的,熏衣的熏被的熏毛巾的,大大小小林林总总。北风嘶吼的冬天,外头风雪漫漫,室内,人倚着热烘烘香喷喷的熏笼,逗逗鸟,绣绣花,读读书,是大人人家常见的消寒图。

熏笼可大可小,小的可以拢在袖子里,大的可同床塌一般。《红楼梦》里多次提到一种豪华版熏笼,叫“火箱子”,要几个人抬,像是一种可以移动的炕,怡红院、潇湘馆里,都有这样的大号熏笼。第52回里有这样的情节,黛玉、宝钗、宝琴、岫烟四个人,团坐在熏笼上拉家常,宝玉撞见了,戏称这是一幅“冬闺集艳图”。能容得下四人团坐的大熏笼,类似炕无疑了。那天无意中看到新版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,演到这一段时,“四艳”却不是围坐在火箱子上,而是每人坐了一张木凳,凳子下面各放一个小熏笼,导演为了表现这一细节,还专门安排侍女更换熏笼。大号的火箱子换成了手提小熏笼,贾府的奢靡瞬间被降了几个档次,这情节设计的,也

真是脑洞大开。

其实,熏笼也非富贵人家专享,我小的时候,没有空调、暖风扇、电热毯这些取暖用具,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,连煤炉子也没有。淮北的乡下极冷,风刮起来,飕飕的带着尖利的哨音,天寒地冻,每一滴水都会迅速变成冰,若逢一场大雪过后,更是冷得人说话都打颤。这样的天,小孩子最怕脱衣服进冷被窝,最怕起床穿冰凉的棉袄棉裤,这时候,母亲就会起用乡下的“熏笼”。把锅灶底下的劈材余火铲出来,放进一个破旧的搪瓷盆里,上面罩个淘牛草的篓子,放到床上把被子烘一烘,把棉衣搭在上面烤一烤,一会儿也就热乎乎的了。小孩子的湿裤子和尿布,也用这种烘法。故乡的牛草篓子和陈洪绶图上的熏笼形状相同,半圆形,是用白蜡条编的,孔洞大如鸡蛋,通常米把高,淘牛草淘猪草用的,家家都有,严冬里常常被拿出来当熏笼使用,只是,贵胄之家熏出来的暖带着一股子香,我们的炭火穿过篓子,会带出一股子青草与牛粪的气息。

一个朋友住在湖南乡下,她说,那儿仍有使用熏笼取暖的习惯。南方多竹,又多巧匠,他们的熏笼,应该都是竹篾编织的,专笼专用吧。热烘烘的熏笼上罩一床棉被,一家人围坐堂前,把被子搭在腿上,东家长西家短地聊聊天,或者,弄一盘瓜子儿放在中间,边磕边聊,任小孩子在旁边快乐地跑来闹去,咯咯的笑声穿过门窗的缝隙飘到寒风里去。这样的暖意,深宅大院绮罗绣户,不见得拥有吧。

“泪湿罗中梦不成,夜深前殿按歌声。红颜未老恩先断,斜倚熏笼坐到明。”白居易这首有名的《后宫词》里,那个女子斜倚的熏笼,肯定很精致,大概镶着金嵌着银,满室温暖里一定有暗香浮动,可天国似的香暖,却捂不热一颗心的寂寞凄凉,夜夜苦等夜夜空等的日子,已经过了多少,后面还有多少,在这样“不得见人的去处”,宫女独对残灯,对牛草篓子底下的暖老温贫,对田家妇子之乐,该是出离的羡慕吧。

烟火气
汤青
摄